

铲雪是个力气活

毕亮

这几天昭苏的天气出奇地冷,零下三十几度,在新疆近十年,这真是初次遇到。

出奇冷的天,团里那么多私家车,因为气温实在太低,一辆辆都打不着了。打不着的私家车,就像一堆铁皮,被一场场雪掩盖着。

出奇冷的天,能不外出就尽量不外出吧。菜都是一买好几天的,蜷缩在暖气烧得很热的房子里,真是一种幸福。

出奇冷的天,雪却也出奇的多,一场接着一场,不大不小的雪不声不响地下着,也有十多公分厚。于是,扫雪。

生活于阿勒泰的作家李娟在文章中写到过:说“扫”雪,实在太含蓄了。说“铲”雪、“打”雪、“砍”雪都不为过啊。那可真是个体力活,用铁锹挖,用剌铲砍,用推板刮,拼命在雪堆里刨开一条通道,杀出一条血路。雪是轻盈浪漫的,可一旦堆积起来,便沉重又坚实,不近人情。

我所生活的昭苏垦区高原气候和阿勒泰市差不多,这雪下得,同样要用铁锹挖,用剌铲砍,用推板刮……铲雪是个力气活,这也是我到了昭苏,经过一个冬天才知道并深有体会的。

昭苏的雪,夜里下,上午下,中午下,下午下,似乎无时不在下。在冬天,在昭苏,总感觉除了雪,户外是一无所有。羊群马匹都躲进了冬窝子,偶尔的一只野猫也是雪地里一闪而过,不留给人一个反应的时间。

这样的天气里,机关往常例行的早操、跑步也都取消了。因为实在太冷,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要扫雪,扫雪可是个体力活,劳动强度比做操、跑步可大多啦。

冬天,扫雪的阵容真是壮观,机关院子里,大街上,门前午后……都是扫雪的人,扫雪的工具五花八门,很多还真是初到昭苏的我第一次见到。如今,经历的次数多了,对这些工具真是深恶痛绝,似乎没有了它们,雪就不用扫了似的,无意中就把它们当作了“帮凶”。

柴米油盐酱醋茶,开门七件事,在昭苏还要加上一件:铲雪。现在我已经习惯了,但刚来的时候,每次都要经过提醒才记起:经常的上午、下午上班第一件事就是铲雪,这完全是自发的,不需要催促,不需要通知的。早上进了办公室,电脑都顾不得开,从门后拿起铁锹、雪铲、推板就到了各自楼层的责任区,闷头推、铲、扫,再抬头看看,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了。

刚进单位时,就曾听说,看一个人行不行,不经过一个冬天是无法知道的。其实,他们的言外之意就是工作能检测一个人,铲雪更能知道一个人人品如何,这是个体力活,偷懒耍滑,老道人是一看便知的。这样的说法,在单位久了,就不止一次听人说过。这两年,年轻人进单位的不少,基本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,分在各科室。于是,在日常聊天时,各科室之间不可避免地就开始聊起了各自的新人。有经验的人就说到,这雪还没下几场呢,哪能知道行不行。说者、听者,就一下子都会意了。

去昭苏前,我没有吃早饭的习惯。这当然是恶习,但到了昭苏没多久就被改过来了。我到现在的单位上班伊始,已经是初冬了,过了几天就下起了第一场雪,空着肚子铲雪的滋味实在不好受。身体上的累是一方面,看着年纪比你大得多的同事铲起雪来,浑身干劲,再比照自己实在无颜得很。于是,第二天开始早早起来吃早饭,因为谁也不知道雪什么时候下起来,一旦停了,随时都是要扫雪的,再次浑水摸鱼地把扫雪时间捱过去,确实太丢人,别人不说,自己这里都过不去啊。

吃早饭的习惯就这么养成了。这也可算是在铲雪这件力气活之外意外的收获。



雪中独行 周军 摄

雪落司空

王金桥

壬寅立春后两日,正月初六,夜。一场雪,悄然而至。雪,真的很大。二十年一遇。

我工作的小镇名叫洺溪,坐落在中华禅宗第一山司空山脚下。这里海拔不到二百米。大多年份,雪在这里是留不住的。这次,雪落司空,大片大片的洁白,景致别样美。

司空山,因战国淳于大司空辞官归隐于此山而得名。南陈太建八年,中国禅宗大祖师慧可南下卓锡司空山。天宝三年,唐玄宗遣中史杨庭光到司空山,采到长生不老药——长生藤,龙颜大悦,遂赐建无相禅寺,造僧房五千零四十八间,司空山上一度香火鼎盛。

被大雪铺满的司空山,如一尊天然的雪佛,屹立天地间,纯洁,静谧,伟岸。古诗云:“司空斜插一枝峰,压倒群山千万重。欲问仙家何处有,佛道司空白云中。”司空山中暮鼓晨钟,梵音袅袅,雪便也浸透了佛性。雪落司空,落在战国,落在南陈,落在盛唐,落在南宋,落在明清……

这是一座单幅石拱桥,半圆形跨在一条名叫龙头的河上,形似弯弓。河水澄澈,水里也有一座单幅石拱桥,与河上的一半刚好合成一个圆,状如满月。桥面有雪,河里无雪,河里桥面上有雪。这景致,美得无法形容。有村民用手机拍照发圈,顷刻获赞多多。桥的名字也很美,叫卷蓬桥,秀气里透着灵性和诗意。南宋末年,淮西安抚使张德兴将军为抗击元军,便于兵马通行,在古驿道上修建了此桥。大多时候,人们习惯称之为“南宋古桥”。雪花飘落古桥,有穿红色棉袄的少女桥上踏雪,美在古朴,美在典雅,美在此情此景。

一幢气势恢宏的古建筑,后有青山,前有池塘。青山似椅靠,池塘种满荷。古建筑的名字叫“联庆堂”,建于明末清初,雍正、光绪皇帝都曾为此地名士钦点或赐官,均有史为证。在修缮这幢古建筑时,地方宿儒要我题写“联庆堂”三字,我是无比虔诚、心生敬畏的。大雪覆盖的古建筑,格外端庄大气,方方正正地立在那,本身就是一幢辉煌。青山上的松柏被雪包裹,精神抖擞。大片的荷塘里,雪被下孕育着盛夏生机和美丽。

抬眼望去,雪花停留在千年情侣树的树冠上,楚楚动人。情侣树,学名苦槠,树龄高达一千零六十三年,虽经唐风宋雨的洗礼,仍是勃勃生机。两棵树相互包容谦让,携手成长,在天比翼,在地连理,象征着爱情先苦后甜,幸福千年万年。这雪花啊,又更添了爱情的高贵与纯洁。

新春上班首日,我和同事下乡。雪路上,雪很深,可比雪更深的,是这片土地的厚度。我们深一脚浅一脚,脚下吱吱作响,同事说,找到了童年。我说,这是大自然的馈赠,走在雪地上,放眼也是一片干净的白,这也在洗刷我们的内心啊。

银白色的世界

胡铭

大年初六晚上,室内灯火通明,不经意瞥了一眼室外,团团雪花狂舞,像要飞进窗内。夜幕亮光闪闪,一场白与黑的交汇正在演绎。

女儿抓起手机冲到楼下,不一会,她的头发全染白了,但她还立在那儿,捕捉这难得的時刻。

第二天清晨,一切大变样,视野下的空间清澈明亮。雪稳稳地趴在高高的屋顶上。树枝随风摇曳,依附的雪像在荡秋千,一坨坨地落,一缕缕地落。一辆辆汽车裹着厚实的白外套,格外清新靓丽。落到水面的雪花,一刹那便没了踪影,它们以另一种方式融入自然。白茫茫的世界,格外雍容,上下左右融为一体。天地一色,仅为一色。

雪,还在下,迎合寒风,或悬空扑地,或飘摇而至,姿态各异,给世间带来的却是曼妙的装扮。

春节后第一天上班,我便提前出门,看白雪铺就的长江大堤,看柔弱而负重的白树枝,看被大片白色包围的绵延流水。厚厚软软的积雪,走上去,沙沙作响。

小区里,大街上,江边,大大小小的雪人陆续堆积起来,有鼻子有眼睛,有口罩有衣裳,神态各异,栩栩如生。年轻人弯下腰,以雪为纸,在铺展开来的雪地上,写字画画,深情传递心中的希冀与祝愿。孩童们捧起雪,使力地揉成一团,“嘿”的一声,重重抛向远方。最爱雪的总是孩子。

古往今来,爱雪的人很多,颂雪的诗文亦比比皆是,有赞其高雅圣洁的,有感其率性豪放的,有叹其自由不羁的,也有责其肆虐残酷的。雪的姿态千差万别,对雪的态度,也取决于环境、时境和角度。我喜欢雪,爱它的飘逸,爱它的沉淀,更爱它带给人们全新的感受。

银白色的世界,晶莹端庄,所有的事和物都是那么美好。雪是真正的艺术大师。一场雪要是能入我们的眼,入我们的心,那么,它就是是一次真正的塑造,一次洗礼。

孩子们的雪

张叶红

“好厚的雪!”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喊。立即起床,拉开窗帘,对面人家屋顶上已经积满了厚厚的一层雪,至少有十公分。

“暖国的雨,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。”对于南方人来说,雪有可能多年才来一次,而且有时候来得很敷衍。去年末天气预报说好的暴雪并未如期到来,孩子们翘首期盼,结果空欢喜一场。没想到2022年的第一场雪不由分说,说来就来,而且来得像那么回事,怎能不叫人欣喜异常?

孩子们呼朋引伴,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滚雪球,甚至到郊区,或趴或坐在斜坡上滑雪。衣服从外湿到内,鞋袜也没有一点干的,他们还是尽兴地玩。妈妈们把他们拽回家,换了一套衣袜,他们心不在焉地在家安静了一会,趁爸妈不注意又溜出去了,回来时又从头湿到脚。奇怪的是,孩子们湿了一身又一身的衣服和鞋袜,却从不感冒。他们头上冒着汗,笑着说:“一点都不冷,连心都是暖的!”如果不是下雪,大人们十有八九会责怪他们,可是现在大人们不但不责怪,反而童心大发,和孩子们一起堆起了雪人。

和孩子们一样偏爱雪的,除了文人雅士,就是农民。见到白雪漫天飞舞,地上的雪厚绒绒的,他们仿佛看到未来的丰收。